

孙方友的文学传奇

□ 晚报记者 杜欣 文/图



7月26日12时10分,素有中国当代“小小说之王”之称的周口旅外作家孙方友病逝于郑州家中。消息传来,“周口文坛”为之震动,周口不少文友、网友纷纷发帖悼念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位一生充满传奇的作家,在走完人生最后旅程的前几天,选择了在家乡淮阳停留。7月19日至21日,孙方友和胞弟墨白还专程赶回家乡淮阳,参加名家看淮阳暨“周口作家群”崛起现象座谈会,给家乡的文学爱好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孙方友1950年出生于淮阳县新站镇,生前系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。他一生笔耕不辍,1978年开始,在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收获》、《钟山》、《花城》、《大家》、《中国作家》等刊物发表作品,出版长篇小说4部,中短篇小说集24部,电视剧《鬼谷子》、《工钱》、《衙门口》等近百集,共计600余万字。作品曾获“飞天奖”,河南省第三、四届第五届文艺成果特等奖、首届金麻雀奖、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、首届吴承恩奖等各种奖励70余次。有近百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俄、捷克、土耳其等文字。

1.丰富的人生经历

孙方友1950年出生在颍河岸边的一个小镇——淮阳县新站镇。

1964年“四清”运动时,孙方友的父亲受牵连到劳改农场服刑。这一年,孙方友才14岁,作为家中长子,他挑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。其实他父亲服刑的原因很简单,1962年,他父亲承担了县里的用煤采购任务,在运输过程中损失的煤,都成了贪污的证据。父亲服刑生活的开始,也是孙方友苦难生活的开始。

孙方友的胞弟、作家墨白告诉记者:“那个时候,大哥正在离我们镇子12里的一个叫做程寺的小镇上中学。父亲出事以后,哥哥就中断了学业,为了有读书的时间,他到生产队里的牲口棚里去帮槽,挨家挨户去人家厕所里挑大粪。那个时候生活困难,我们家里一年分的粮食不够半年吃,母亲就领着我们兄弟给供销社里推麦面,我们几乎每天推石磨都要推到深夜,大哥说,真是累得要死,倒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”

墨白说,为了改变家中的生活。那些年,孙方友就领着弟弟到颍河里去捞砂礓,卖给公路段。“有一年快过春节的时候,大哥和二哥被派到离我们镇160多里的漯河去拉生活用煤。他们回来的时候天下大雪,颍河里结了冰,不能行船。年三十儿他们冒着大雪回到我们对岸那个小村的时候,我和母亲就站在白茫茫的大堤上等他们。隔着宽宽的河道我看到他们时,就喊了一声,大哥,一句话没有喊出来泪水就顺着我的面颊流下来。大哥在对岸喊妈,二哥也喊妈,可是他们却过不了河。妈喊了一声‘乖’,声音就嘶哑了。”

在那几年,孙方友几乎学会了所有的农活。等到后来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时候,播种时,他就是耧耙式。地里种什么,上什么肥,都是他说了算。直到今天,他在颍河的河套里还有一亩责任田。

1967年,公社里成立了豫剧团,孙方友开始演戏。他演过《白毛女》里

面的穆仁智,《沙家浜》里面的刘副官,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小炉匠。但使他红遍全村的角色是《红灯记》里面的鸠山,他头上戴着一个用猪尿泡做成的光头道具,几乎在乡里所有的村庄演出过。孙方友后来有一部中篇小说,名叫《艺术皇冠》,写的就是那段生活。

1972年的冬季,作为盲流,孙方友去了新疆。在奎屯,在伊宁,在察布查尔,在霍城,在新疆的很多地方都曾经留下过他的足迹,他也体验了各种各样的苦难。一年后他从新疆回到故乡,几年后他成家立业,尽管又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,但他的生活基本上稳定下来。1985年他因为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而被县里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,调到县文联工作。可以说就是从那时起,他一直是用他手中的笔说他想说的话。他创作的陈州系列小说,给家乡这片土地增添了许多光彩。同时他也是用自己手中的笔养活着他的妻子和儿女。

孙方友有时会说:“哎,不容易呀,我们农家的孩子,有俩钱不能算翻身。重要的是要从文化上翻身。”

墨白说:“大哥在多年前说过的这句话,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子里。是呀,小到一个家庭,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,文化教育上不去,那她就永远也别想立于世界之林,一个民族是因为有了自己伟大的文化,她才能显示出耀眼的光辉。比如俄罗斯,因为有了普希金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,才使她光芒四射。我认为对于人类苦难的体验,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,那种无意识的,你不可回避的把整个生命都投入进去的生活。这和我们所提倡的下去体验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,因而也会产生层次不同的作家。在我们经历生死的时候,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以后会去当一个作家。但当我们重新来认识那些经历的时候,它们就像被雨水从泥土里冲出来的金子一样,在我们的注目下闪闪发光。”



2.感人的创作奇迹

“我们周口人有比较浓厚的平原情结。”“我们不能与别人比精明,只能比扎实、比耐力。”“要写经得起摔打的作品,要比谁的作品能够经得住岁月的考验”……7月20日在“周口作家群”崛起现象座谈会上,孙方友侃侃而谈,让大家见识到了他的开朗、直爽和幽默。

孙方友干过的行当很多,种过庄稼,当过养路工,挖过河、喂过牲口,也卖过豆腐,在公社和县宣传队演过样板戏;1972年还去过新疆,上山伐木,去窑厂打土块……这些别人眼中的苦难经历,都被他一笑而过。然而,从初中毕业的农家子弟,到写了600余篇笔记体小小说的著名作家,其中必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。

“写作比拼的是一种耐力。文学这条道路,就意味着成名前要耐得住寂寞,成名后要经得住名利的诱惑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缓慢才是成功的捷径。你花10年写成一部作品,比起那些10年写5部却流传不下来的人,你可能更接近成功。任何时候,都不必去羡慕别人,也不要轻视自己,珍惜我们曾经拥有的和正在追求的,就是胜利之本。”孙方友说,“当作家可以有虚荣心,那就是要写出好的作品。你有了生活积累,又有丰富的知识储备、宽阔的艺术视野,再加上你有天生的灵性,又有后天的修为,定能硕果累累。当你能耐着性子,写出一部力作,在文坛崛起便指日可待了。但是不要忘记,这就是耐力与缓慢的结晶。”

记者当天参加了这个活动,没想到,这却是孙方友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言。熟悉孙方友的人都知道,孙方友一生文学产量颇丰,他最高的艺术成就是他的“新笔记体”小说。其代表作《陈州笔记》系列和《小镇人物》系列,洋洋数十万字,杂糅民间元素,刻画出周口地区的万千风情,也由此构建出孙方友先生的“文学陈州”。

其实,孙方友能有今天的成就,跟他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。墨白回忆说:“那个时候写作条件真是差。

没有稿纸,就用白油光纸。没有信封,就到我们镇上的新华书店里给人家要几张牛皮纸自己回家做。好在那个时候投稿不要邮费。记得大哥第一次投稿是寄往《解放军文艺》。大哥说,稿子用不用没关系,只要他们能退稿。那个时候我的一个堂姐在大队代销点里营业,大队里的信件都走她那儿。有一天上午堂姐给大哥带回了一个大信封,是《解放军文艺》的退稿。大哥接到那个信封后,激动得泪流满面,他连连地说道,哎,退稿了,哎,他们退稿了。高兴得就像范进中了举人。”

“从那个时候起。我大哥就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,他的稿子一篇一篇地往外寄,可是又一封一封地被退了回来,那里面大多都是一些铅印的退稿信。大哥把那些退稿信一封一封地用书夹夹到一起,挂在我家的土墙上。没事儿的时候,大哥就把那些退稿信拿过来翻看,每当接到一个大信封,大哥就怔一下,他说,啥时候才能接到一个小信封呢?”

“1978年的秋季,有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地里挖红薯。堂姐又给大哥带过来一个大信封,大哥接过信封用舌头湿了一下他干裂的嘴唇,用黏着红薯筋的手慢慢地撕开了那个信封。信封里出现了两本杂志,我看到大哥拿书的手都在颤抖,那是两本一模一样的杂志。他轻轻地翻开其中的一本,他突然一下子跳了起来,在红薯地里朝河道奔跑,他一边跑一边叫着,发了,我的小说发了!起初,我们都被大哥突然出现的举动吓着了,等我们明白过来,也朝河道里追过去。等我们追过去的时候,大哥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,但是有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了下来。他对我说,发了,你看,真的发了,你看,这不是我的名字吗,孙方友,他一字一字地念着他的名字。”

那篇小说就是孙方友的处女作,小说的名字叫《杨林集的狗肉》,发在1978年第10期的《安徽文艺》上。

图为孙方友生前的最后一幅照片